

阍师长殉难经过

杨霖超 口述

阍培松 笔录整理

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九日，天刚破晓，敌机成群，掠过市空，到处狂炸，敌炮亦集向中正桥大举轰击，伏兵约二千名开始强渡漓江，爆炸声、炮声、机枪声，惊天动地，难以辨认。敌军死尸布满漓江，河水尽变为赤。七时左右，军座用电话邀阍师长偕往防守司令部。九时许，师长由军部打来电话云“现在余在军部开会”，十二时开始回师指挥所，午后二时许，黄参谋肇权报告战况云：守北门之三连已壮烈牺牲，中正桥敌已占领，守伏波山至桥头之数连（含师搜索连）牺牲殆尽，现一七〇师派兵增援。

下午五时二十分，师长往防守司令部，余偕往。斯时军部传来讯息，谓敌人已过中南路、中北路一带，又谓军部已印好突围令。这时情况甚为紧急，军心浮动。六时，师长始由防守司令部返回指挥所，神色突变，盖云师长拒理力争，提出请将所余部队拉出外围以牵制敌人，使不得长驱直入，或可完成死守三个月任务，以作运动战，以免困守孤城作无谓牺牲。奈韦云淞不予采纳，反诬为“贪生怕死之表现”并言“必以军法从事。”阍师长愤极即召集副师长、参谋长、各处室主任，直属连队长及有关人员训话：“郭，罗副师长，郭参谋长及诸位，本师长与各位共处多年，对上对下以及处世待人，

相信各位已很明瞭，本师长光明磊落，素不作不名誉之事……晚上各位准备突围，今晚带各位冲出去，万一不幸，请卫生队王队长派担架兵抬我回公馆旁之花园掩埋。师长职务由郭副师长代理，郭副师长资历很深，经验丰富，对于师长职务，可以胜任……桂林虽然失败了，相信中国是不会亡的……此防空洞为本人经手作成，今不愿离去……”

言毕，令卫士陆历机取茶，我即近前对师长说：“师长请换便衣。我可领走小路15分钟可脱险。”但师长说：“我不能去，要走你们走”。便二次进电话机房，但又出来时便将平日所背图囊交给我代背（图囊内盛任职令一纸，履历表一张、面巾、牙刷、香皂，象牙筷一双，小手帕一条。手帕上面用钢笔写：“大忠大孝，成功成仁。”另有一纸写有：“云淡风轻近午天”……等唐诗——此系民二十四年写。并密嘱我：“桂林战变如此之速，有待突围之可能，万一突围不幸，尔送所背之物件到融县交余妻，嘱其勿过悲伤，诸儿女教育费用，国家必有照顾，嘱他们勤奋自修，切勿疏懒……”。并自将领章挂好、符号（徽章）挂正，走赴公馆，特务连卫士数人紧随，不久，又返回师指挥所，入房内，将灯熄灭，用李长官所送之手枪，在床铺上，用右手打入太阳穴，穿由左耳后上方出。时各官兵皆入房，扶起大呼：“师长！师长！”之声不绝，顿时各人悲伤不已，涕泪并出，皆愿为师长报仇与日寇厮杀……时师长着新军服，面带笑容且红似关公，血由左耳后方流出，乃由王队长用白布包扎。所遗手枪、手表、水笔等物由钟副官主任其富收存，乃将师旗一面，包裹其身，在唐纪公馆找得棺木一副，因太大而房屋路狭，不能抬出，乃就近葬于指挥所（防空洞）前之战壕内。因战壕小，棺木大，不能掩完，所余约三拳宽不能盖

完，乃以棉花掩塞好。及突围后，钟其富等被俘，乃请求第四收容所之渡由大尉请派二十人去安葬师长棺灵，后得我们八人去，因棺木太重（约千斤）抬不起，乃就地祭灵，时另一日军官大尉亦在旁行礼陪祭。余涕曰：

“师长，我对不起你，无力搬动，将来待夫人公子来时，再搬回公馆花园内作庙以祭！”

（以上为1945年5月初131师杨霖超（字觉之）逃出俘虏营收容所后，经广西福祿县步行到融县，找到罗域龙岸避难的家属口述的）。

缅怀桂林抗日壮士

姚绍芳

我是一九四四年冬桂林抗日战役的幸存者，去年有幸重游故地并瞻仰了七星公园“抗日阵亡八百壮士陵墓”，当年壮士誓死卫国英勇殉难可歌可泣的事迹仿佛又浮现在眼前。

一九四四年十月下旬，继长沙、衡阳失守之后，桂林城防保卫战成为了抗战末期最后一次残酷的战役。此役担任防守桂林任务的是国民党桂系第三十一军一三一师、第四十六军一七〇师及配属的中央炮兵团等部共两万余人，他们满怀抗日救国壮志，勇于阻击数倍于我的日本侵略军。他们曾在漓江两岸的东江镇、中正桥、伏波山等核心阵地与敌展开猛烈巷战旬余，无数忠勇将士为了保卫大西南后方使人民不